

“感知”与“母性感知”：符号学之母维尔比表意学的核心概念*

薛 晨

摘 要：维多利亚·维尔比，应当与皮尔斯、索绪尔一道被视为符号学的奠基人，但与后两者不同，学界至今对“符号学之母”维尔比及其表意学理论了解甚少，因此她的学术思想亟待梳理与挖掘。维尔比提出的意义三重维度“感知”“意义”与“意味”，是其表意学思想体系的基础。本文从维尔比提出的意义的第一个层次“感知”出发，梳理“感知”在意义产生过程的作用，并进一步进入意义产生之源头——“母性感知”，从而发现，从“母性感知”到“感知”是贯穿维尔比表意学意义理论的一个重要主线，它们共同解答了意义是如何产生的这一基础问题。而从“感知”层次出发，维尔比表意学倡导意义的开放性、意义衍化的无限性以及意义解释的创造性，并与皮尔斯一道，开启并推动了符号学由符码符号学向解释符号学发展。

关键词：维多利亚·维尔比，表意学，意义，感知，母性感知

Sense and Mother Sense: Core Concepts in Victoria Lady Welby's Significs

Xue Chen

Abstract: Victoria Lady Welby, together with Ferdinand de Saussure and Charles Sanders Peirce, is regarded as the co-founder of semiotics. However,

*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维尔比夫人意义理论文献整理与研究”(19CWW002)阶段性成果。

unlike Saussure and Peirce, Welby and her theory of signifiacs have received less academic recognition than her counterparts and their theories. Research on Welby was particularly lacking in the 20th century. Urgent efforts are thus required to explore this field. Welby developed an approach that deepened the formation of semiotic theory and proposed the concepts of “sense”, “meaning” and “significance”, which are central and foundational to her theory of signifiacs. She also put forward the principles of “sense” and “mother-sense” as the thread of her meaning theory, indicating the first level of meaning generation and the primary stage of human beings’ signifying process. Along with Peircean semiotics, Welby’s signifiacs initiated and promoted the development of the study of semiotics from code semiotics to interpretive semiotics.

Keywords: Victoria Lady Welby, signifiacs, meaning, sense, mother-sense

DOI:10.13760/b.cnki.sam.201902007

一、重访维尔比及其表意学

维多利亚·维尔比夫人 (Victoria Lady Welby, 1837—1912) 是哲学家, 意义理论的最早探索者, 符号学的先驱。(Petrilli, Ponzio, 2015)。她独立建立的意义理论——表意学 (signifiacs) 是一个力图探索符号、意义与价值之间相互关系的意义科学。表意学的诞生, 对现代符号学理论的产生及推进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Schmitz, 1990), 从而使她与皮尔斯 (Charles Sanders Peirce)、索绪尔 (Ferdinand de Saussure) 一道被视为现代符号学的共同奠基人, 由此, 她也被尊称为现代“符号学之母”。

维尔比出生于英国的贵族世家, 英国维多利亚女王是其教母, 在出嫁前维尔比一直是她的侍女。维尔比在少女时期家境优裕, 曾与母亲游历全球, 她在晚年与皮尔斯的通信中曾说道, 这是她接受过的唯一“正式”的教育。在 1863 年和威廉·维尔比-格里高利爵士 (Sir William Welby-Gregory) 结婚后, 因为对宫中生活毫无兴趣, 维尔比夫人便退居位于格兰瑟姆的登顿庄园, 在丈夫的全力支持下开始研究工作。直至 1881 年, 她出版了第一本书《纽带与线索》(*Links and Clues*), 但该书的出版并未获得太大的成功, 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 一本由女性书写的宗教教育书籍已经足够让教徒们质疑的了。在出版前, 她曾将书稿拿给亲朋好友以及她尊敬的几位牧师, 但是却被这些她认为本应理解她

著作的人误解和曲解了。这件事甚至令她亲戚和朋友们感到羞愧，他们认为一个女性去写一本关于宗教教育的书本身就是一件不合时宜的事情。在本书出版时维尔比已年逾 40，在当时以男性为主导的社会与学术圈来说，维尔比能够出版学术专著并勇于进行理论探索已难能可贵，这为其接下来的学术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Hardwick, 1977, pp. xvii-xix)

1885 年到 1912 年她全然投入语言及意义问题的研究，除了宗教，也开始对科学与哲学产生兴趣。到 19 世纪末，她发表了一系列论文，包括《意义和隐喻》(1893)、《感知，意义和解释》(1896)，出版了一本著作《感知的微粒》(*Grains of Sense*, 1897)。20 世纪初她出版了最为重要的专著《何为意义？意味的发展研究》(*What Is Meaning? Studies in the Development of Significance*, 1903) 及《表意学与语言：表达和解释资源的连贯形式》(*Significs and Language. The Articulate Form of Our Expressive and Interpretative Resources*, 1911)。正是在这个阶段，维尔比在 60 岁左右时，进入了英国的主流学术圈，她的学术声誉也在剑桥学派内传播开来。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这对一位女性来说并非易事。她在学术上的成功还要归功于她所搭建的辐射甚广的所谓“维尔比通信网”(Welby Network)。借此，她与同时代西方四百余位学者建立了学术联系，引发强烈学术共振。维尔比通过通信网与诸如罗素(Bertrand Russell)、詹姆斯(William James)、席勒(Ferdinand C. S. Schiller)、伯格森(Henri Bergson)、拉朗德(André Lalande)、滕尼斯(Ferdinand Tönnies)、斯托特(George F. Stout)、鲍德温(James M. Baldwin)、瓦伊拉蒂(Giovanni Vailati)等诸多学者交流，并且直接启发了 20 世纪上半叶声势浩大的“荷兰表意学运动”(Signific Movement in Netherlands)。可以发现，维尔比表意学对 20 世纪以英国与欧洲大陆为主角的西方文论产生了非常深远的影响。

维尔比的思想也深刻影响到剑桥大学的学生奥格登(Charles K. Ogden)，他直接受维尔比表意学思想的影响，被维尔比视为门徒(Petrilli, 2015)。维尔比还将奥格登推荐给皮尔斯，并将皮尔斯与自己的往来信件转给奥格登，使之对皮尔斯符号学与逻辑学产生极大兴趣，甚至奥格登与瑞恰慈的名著《意义的意义》(*The Meaning of Meaning*) 也被认为是维尔比表意学的一个延续(Schmitz, 1985)。1930 年，瑞恰慈(Ivor A. Richards)在清华大学演讲时回顾了《意义的意义》这本书的成因，是维尔比夫人再三向当时的哲学家、心理学家和语言学家强调意义研究这个问题，“因为她坚信需要一门新的科学，一门成为‘意义学’(Significs)或‘符号科学’(Science

of Symbolism)” (Richards, 1930, p. 11)。20 世纪初期意义理论研究的发展与现代符号学这一学科体系的建立，与维尔比的开拓性努力分不开。

在维尔比逝世后不久，那些曾与维尔比保持通信，且对其学术研究极为熟悉的学者们就发表过一系列文章探讨其表意学思想，并称赞维尔比为“女性史中的非凡之人” (Macdonald, 1912, p. 155)， “维多利亚时代最杰出女性之一” (Winton, 1912, p. 155)， 以及“一定会出现在英国杰出女性名册上的人” (Spencer, 1912)。由此可见，在当时，维尔比对其同时代学者而言，不仅是一个学术成就卓然的女性学者，更是学界的重要路标性的人物。

然而，这一时代结束之后，维尔比及其表意学日渐式微，较少被提及，遑论系统论述。尽管维尔比表意学是早期符号学理论的重要源头之一，而且具有重大学术价值，但由于种种原因，维尔比的意义理论长期并未受到学界重视。学界认识与叙述维尔比，大多都是由于她曾与皮尔斯维持了长达 9 年的价值颇高的学术通信（参见 Walther, 1974；Sebeok, 1976），及其与奥格登的师徒关系等。但值得庆幸的是，维尔比及其表意学并未被学界遗忘。

直至 20 世纪后期符号学开始从文本的结构分析转向广义且动态的社会文化批评，以维尔比、皮尔斯为代表的三元开放的符号学模式才重新获得了理论界的高度重视，并逐渐成为新世纪全球符号学运动的主流模式，即从文本中心转向解释中心。维尔比的著作得以重新整理，几部重要的作品集相继问世。1953 年欧文·利布 (Irwin C. Lieb) 编辑整理了《查尔斯·皮尔斯写给维尔比夫人的信》 (*Charles S. Peirce's Letters to Lady Welby*)，接着 1977 年查尔斯·哈德维克 (Charles Hardwick) 主编的《符号学与表意学：查尔斯·皮尔斯与维多利亚维尔比夫人的通信》 (*Semiotic and Significs. The Correspondence between Charles S. Peirce and Victoria Lady Welby*) 出版，这两本书中囊括了大量维尔比与皮尔斯的往来信件，成为二人理论碰撞的重要记载。另外两卷通信集是由维尔比的女儿伊丽莎白·卡斯特 (Elizabeth Cust) 编辑的《更广阔生活的回声》 (*Echoes of Larger Life*, 1929) 以及《他维度》 (*Other Dimensions*, 1931)，前者包含皮尔斯与维尔比从 1879 年至 1891 年之间的信件，后者包含从 1898 年至 1911 年的信件，其中均囊括大量与其他学者间的通信。1985 年，施密茨 (Walter H. Schmitz) 编辑的《表意学与语言》 (*Significs and Language*) 收入了维尔比 1911 年的《何为意义》及其他已出版和未出版的作品；1990 年，他编辑了《表意学论文集》 (*Essays on Significs*) 以及《表意学，数学和符号学》 (*Significs, Mathematics and Semiotics*)，以纪念维尔比 150 周年诞辰。借由这些作品的

重新问世，维尔比的表意学得以重新获得学界瞩目，新时代符号学研究也开始重新拥抱维尔比的意义理论。

二、维尔比表意学中的意义三分与“感知”

维尔比认为：“人不仅仅是思考、说话、写作或仰望的人，人还会表达意义，很多的意义，并给所有的事物赋义。人不会容忍经验中的任何地方没有意义。”(Welby, 1893; Petrilli, 2009, p. 429) 维尔比将那些引导她开始思考意义与解释的基本理论研究称为“表意学”。(Petrilli, 2005) 她的表意学理论的成熟主要体现在两部专著中，分别是《何为意义？意味的发展研究》和《表意学与语言：我们的表述源和解释源的形成形式》。

研究维尔比的表意学，首先需要从其最为重要的意义三分模式谈起。维尔比表意学强调符号、意义与价值之间的相互关系。因此，可以发现，表意学主要探索符号表意过程的符用维度。她提出一种意义研究的三分法：感知(sense)、意义(meaning)与意味(significance)。这是她提出的意义生成的三个维度、三个层次。《何为意义？意味的发展研究》(1903)可能是维尔比关于符号和意义问题最为复杂的著作，在这本书中有许多她的关于意义三分理论的描述，以下便是众多描述中十分有用的一段：

人类提出问题，问题也在等待被解答……他必须要首先发现、观察、分析和评估他自己通过触觉、听觉、视觉获得的感知，并且认识到它的重要性，即这个感知实际上对他表达了什么意义。其次要认识行动意义(意图)、行为动机以及各种效果的成因。这样，他最终才会明白其中的意味，即极限承载力、中心价值以及至关重要的含义。来源于什么呢？来源于一切经验、一切知识、一切事实和一切思维。(Welby, 1983 [1903], pp. 5-6)

由此可见，维尔比意义三分模式中，感知指向的是有机体对环境刺激而产生的直接且自发的反应；与意义相关的是意向、意图，和“它要传递的具体感知”；与意味相关的是理想价值、基本兴趣和理想用途。(Welby, 1985a; Schmitz, pp. xcvi-xcvii)。在任何一个符号活动中，意义的这三个层次均同时存在。在其意义生成的第一个层次，即感知上，有机体开启其获义的初始阶段，通过本能对环境刺激产生的直接的、无意识的反应，是获取经验的必要条件；在第二个层次，即意义上，它讨论的是有机体的符号意图，即持何种意志；在第三个，也是维尔比认为最为重要的层次，即意味层次上，

意义被置于道德层面、价值层面。一个词的意味总是多方面的，它通过表达它自身的重要性，它对我们的吸引力，它属于我们的瞬间，它自身的情感力量、理想价值、道德面貌以及它的普遍性或至少是社会性来强化其感知及其意义。(Welby, 1983 [1903], pp. 5-6)。维尔比进而根据科学（特别是生物学、天文学与宇宙学），进一步发展了其三元模式，提出了意义三个层次的精神过程——本能、知觉和概念；根据第一层次的模糊感觉经由意识上升为智力的路径，提出了意识、智力和理性三个意识等级，也可以看作三个经验层次；并且她进一步提出了三个知识层次：知识可以归纳演绎从而可以直接获得的“行星层次”、知识获得具有间接性的科学活动的“太阳层次”，以及知识获得具有双重间接性的“宇宙层次”。

维尔比提出的感知、意义、意味的意义三层次为精神发展、经验发展、知识发展甚至人类进化层次的划分奠定了理论基调，因此表意学三分法成为研究维尔比表意学理论的最佳切入点。依据维尔比三分法的内在逻辑，感知这第一层次应是切入维尔比表意学理论的第一层。

那么，何为感知呢？维尔比使用“sense”一词来表示意义的第一层次，实际上就是讨论了意义产生的第一个环节，即有机体在遇到对象的瞬间产生的一种意识，因此，可以被译作“感知”。在感知层次上，人们直接经验着周围世界，调动的是原始的、无差别的生物本能反应，以应对环境的刺激，不论人类，还是动物、植物，均是如此。

感知层次是意义与意味层次的基础，也是表意活动创造意义的先决条件。皮尔斯对现象范畴的认识是从对符号品质的感知，到对符号所指之实在的经验理解，再到对符号意义的抽象理解，即第一性、第二性和第三性，是一个理解渐次深化的过程。他在1885年的论述中曾按照三性的普遍范畴观对人们的意识进行过三元划分：

意识的真正范畴似乎是这样的：第一，感觉，可以包含在时间的瞬间（instant of time）之中的那种意识，有关品质的被动意识，不认知或不分析；第二，干扰意识领域的那种意识，抵抗感，有关外部事实的感觉，有关另一种东西的感觉；第三，综合意识，时间的连接，学习感，思想。（CP 1.377）

皮尔斯认为，感觉（feeling）处于人类意识的第一性范畴，是纯粹消极的，既没有行为，也不能进行判断。它具有各种各样的品质，但它自身却不能认识这些品质，因为它不能分析，也不会比较。换言之，当某种现象直

接呈现在我们面前时，我们当下对这种现象的瞬时的感知，即为感觉。皮尔斯认为，我们对某种现象之基础品质的感知是先于我们的认知和理解的，是“一种从心灵内部激起来的二次感觉 (secondary feeling)，这正如外在于感知的品质是被某些外在于我们的、心灵的东西激起来的一样” (CP 1. 420)。

维尔比提出的意义的第一个层次——感知 (sense)，与皮尔斯提出的意识的第一个范畴——感觉 (feeling)，是相似的，二者都是意义认知三阶段中的初始阶段，且均是对某种现象品质的直接感知，是一种短暂的、即刻的、当下的感知。赵毅衡从哲学符号学路径提出意识的“形式直观”，即获得意义的初始过程，这一概念解决的正是意识遇到事物的初始阶段，意义与符号是如何出现的这一问题。(赵毅衡，2017，pp. 62-63)

在维尔比的意义三层次中，感知层次不断为意义与意味的出现提供给足够的资源，而在此期间，意味被置于表意潜能的最高层，也成了感知与意义的最高形式。这样，我们可以想象，一种昏暗的感知从第一层次被提升到智力层次的过程，就伴随着最广泛意义上的感知不断被提升到意义 (如意图意义)，并最终抵达它的意味的过程。从这个意义上讲，智力是存在于感知的，尽管需要通过潜在的保证和效力。(Welby, 1983 [1903], pp. 48-49) 那么，智力是如何存在于感知的呢？如果感知是有机体认知世界的第一步，那么是什么在决定感知的产生与产生何种感知呢？这就涉及维尔比表意学的另一个重要概念——“母性感知”，在维尔比的框架下，也可以理解为“关于感知的感知”。

三、维尔比表意学中的“感知”与“母性感知”

20世纪初，维尔比在一系列未发表的手稿中详细阐述了“母性感知” (mother-sense) 的最初概念。她区分了“感知” (sense) 与“母性感知” (mother-sense)，并且认为，母性感知这一概念在人类的表意过程和解释过程，以及在人类世界观的模塑中发挥着巨大的作用。

维尔比在1907年的文章《原始感知与表意学》 (Primal Sense and Significs) 中这样描述其表意学的任务：

(表意学) 不仅要批评，而且要从原始感知的论据、警示、洞察力和预见能力、启示、价值的敏锐解读、对现实的穿透性深刻认识方面进行推理和建构。正是从这里，在这一刻，我们可以确立表意学的位置和工作。它是在母性感知持续的“给予”和智力 (在所有意义上) 的持续“建构”之间的必要连接，而不仅是解释的传播媒

介。(Welby, 1907, 载于 Petrilli, 2009, p. 704)

由上可见, 维尔比的表意学尤其重视母性感知。可以这样说, 有机体认知世界基本上是从其母性感知开端的, 它甚至先于感知层次。那么何为母性感知?

母性感知, 或像维尔比一样将它称为“种族感知”(racial sense), 是指感知(sense)的产生源, 也可以理解为“关于感知的感知”, 或者用“元感知”称呼它比较恰当。维尔比在《原始感知与表意学》一文中, 集中论述了她对母性感知及原始感知的看法。

“母性感知”与表意学之间的关系可以这样来说: 原始感知就是那些即刻意识, 是有意识的且解释性的。它是进化的继承者, 或者说它构成了动物本能的价值的进步阶段。因此, 它在人类发展的所有阶段中既是原始的, 又是普遍的, 尽管它在这些阶段的人类思想—生活中所起的作用有很大的不同。由于“原始感知”是“母性感知”, 所以它偶尔也会出现在女性身上。因此, 从我们那个时代的艾迪夫人到索尔的恩多女巫, 所有时代赋予“智慧女性”特殊权威, 在她们身上, 这种原始的、综合的能力重新获得了古老的影响力, 并被视为一种特殊的“财产”。这种巨大的感召力是一种信息, 是基督教科学家的很多思想对“福音”的再声明和再肯定, 是一个综合的能力, 是回应和调整的一种同质性的精神物理的能力。尽管它已经很大程度上不再被使用了, 但我们有机地“知道”它曾对这个种族是普遍的, 并在历史上为生存效力。(Welby, 1907, 载于 Petrilli, 2009, pp. ccxxxviii—ccxxxix)

相比感知, 母性感知更加指向了原始的表意材料(signifying material), 是先于性别产生的原始的、前性别的表意材料, 是可以继承于各自种族间的表意材料, 且是一种动物的本能。尽管被冠以“母性”, 但母性感知并不只属于女性。两性主体在此概念中得以连接, 它是人类共有的一种动物感知的本能。她提出这一概念, 是要强调人们应该去思考一种人类所固有的、独有的、种族内继承的母性感知特质, 它与父性理性(father-reason)代表的抽象思维和逻辑能力不同, 它是父性理性的前提, 意义、意味层次的意义能力都是基于母性感知产生的。

因此, 母性感知, 用皮尔斯的观点来说就是未经掌控的或尚未掌控我们的凭直觉获得的想法。母性感知可与皮尔斯的概念中“圣爱的”(agapic)或

“引起共鸣的理解”(sympathetic comprehension)相对应(CP 6.315)。它作为人类从原始时期就具有的一种获得感觉的感知能力,一种传递意义的能力,一种获取知识的能力,为人类所独有。

“母性感知”这一术语后来经过了许多变化,维尔比采用“原始感知”(primal sense)一词及其变体词“初始感知”(primary sense)替代了“母性感知”。(Welby,第28盒24号,Subject File;载于Petrilli,2009,pp.670-715)。关于这一术语的使用,席勒也曾与她相互通信并展开讨论。

席勒于1907年10月2日致信维尔比,建议她用“共同感知”(commonsense)代替“母性感知”,这样可以在解读其立场时避免过于简化,同时表示担心“母性感知”这一表达会被误解为有意将男性排除出去。用席勒自己的话说:

但是为什么你不把母性感知和共同感知等同,并主要使用后者呢?共同感知实际上表明你的意思——比圣人聪明的“大众”智慧,它遍布社会发展历程,但在固定的逻辑术语中人们少有规定,更不用说得到充分表述。它未经由某位“父性”创始人提出,的确是“共有的”,且是社会“共同”生活的基础;就其生长的逻辑敏锐性来说,它也是“母性”的。我愿意相信只要女性得到管理事务的自由,她们一般不再表现得像表面看上去那么轻浮与愚蠢,而是保持和这种力量的紧密联系,比如,以“母性本能”的意愿(尽管所有迹象看起来相反)战胜“种族自杀”的诱惑。因此你有充足理由将“共同感知”称为“母性感知”,你使用前者越多,对于区区男性来说就会越容易理解。(Schiller and Welby,1907年10月2日,载于Petrilli,2009,p.632)

维尔比在回信中承认采用“母性感知”会承担席勒提出的种种风险,并且事实上,维尔比之后确实采用了“原始感知”(primal sense)或“初始感知”(primary sense)替代“母性感知”,却并未采用席勒提议的“共同感知”。她在给席勒的未标明日期的回信中如是说:

母性感知从未“心仪”任何“偏爱假说”:如果它曾在原始时期这样做过,那么你我都不会站在这里,人类早已灭绝……是的,所有半一词(尽管有些貌似是完整的单词)都是有缺陷的。从一开始它们就让你不由自主陷入二元对立。对于“大多数女性”,处于主导地位男性用其专横的智力,在已然数不清多少世纪中践踏女性原

有的天赋……轻浮而愚蠢！……当前模式的“大学”或“技术”训练至多是让女性成为二等或三等男性：她进一步失去原本拥有却所剩无几的种族天赋——她解释、解决问题，建议和改正错误的自然且互补的能力……“共有”母性感知对我来说是老生常谈。当然这很常见。只是“共有”一词在使用中有几层意义。一方面是可恶的且外加“不洁的”。另一方面，洛布（Loeb）的向性理论也是共有的！我所提出的原发的、创造生命的、可再生的、解释性的——我的母性感知，对于整个生命领域来说都是共有的，它超越生命，并透过生命而得以延展。（Welby, 1907, 载于 Petrilli, 2009, p. 634）

维尔比言辞坚定地回复了席勒，解释为何不同意采用“共同感知”（common sense）。事实上，维尔比对“共同感知”的提法持批判态度，她认为符号意义具有可塑性（plastics）与歧义性（ambiguity），而意义自身的简化会导致多重声音与多重逻辑的符号消失。因此，“共同感知”正因为“共同”反而变得意义单一化。之后一年，维尔比在1908年6月30日的文章中进一步具体解释了为何将“母性感知”改为“原始感知”：

（出于深思熟虑）我把“母性感知”改为“原始感知”（它的变体“初始感知”）。感知，是我们忽视表意学而造成困难的例证。在此语境里，人们应该立即明白，母性感知不可能是主要指，也不仅仅是意味着，从实际或有机体意义上，对典型“母亲”一词的精明、务实的看法。

（使用“母性感知”）我自然意味着原始的、开端的、先天的感知意义，它需要被滋养，能提示危险，激发兴趣。“母性”实际上是，或是应该是宽泛、普遍的术语，“父性”则是专有术语。前性别的有机体是母性的，也包含父性成分。我们已经在哲学和科学层面认可“母体”（Matrix）一词的使用。但我们从未使用“父体”（Patrx），这是对的。通过刺激，“母亲”能确保孕育、发育，滋养新生命。（Welby, 1908, 载于 Petrilli, 2009, p. 710）

维尔比认为母性感知是“人类所共有的一项遗产”（an inheritance common to humanity），并不为女性所独有。当然，由于各种社会文化的原因，主要是由女人在守护和传播它。母性感知，指的是人类通过感知来获取知识的宽广的能力，它并不为女性所独有。父性理性，则是指以陈述和辩论

为主要形式的知识和抽象思维，是通过观察、数据和科学、逻辑实验得到的概括能力，传统上它由男性来传递，而并非独属于男性。需要说明的是，母性感知作为获取感知认知的源泉，指出人类获取感知的能力是先验的。它与父性理性分别指向意义生成的不同阶段。因此，母性感知包含父性理性（即使是潜在地），而父性理性却不包含母性感知。从性别身份来看，母性感知与父性理性实际上也指向了人类意义生成过程中的两种特征不同的思维方式，也可以用气质来概括，即女性气质和男性气质。女性气质与母性感知、男性气质与父性理性都是人类智力的来源，（至少是潜在地）共存于所有人类个体。

维尔比也确实接受了席勒的建议，将“母性感知”可能潜藏的性别意识剔除，采用“原始感知”更清晰地表达她讨论的这种产生于人类开端，肇始于人类意义活动之始的原始的、先天的感知意义和感知能力。这种感知能力是具有创造性的，是能够不断创造新的解释、新的意义的一个人类本能的表意能力。

而且，维尔比认为母性感知与我（I）与自我（Self）关联。维尔比着重提出的母性感知指出了自我的始发源头，是洞察生活，体验自然、世界和宇宙的人类能力。维尔比不断强调自我感知对意义的创造。她曾在给席勒的信中强调：“我所说的原始的（Originating）、创造性的（Birth-giving）、再生性的（Reproductive）、解释性（Interpretative）的母性感知，对整个生命范围来说都是共有的，它超越生命，并且是生命的深层动力。”（Welby, 1985, pp. ccxlix-ccl）可以发现，“母性感知”这一概念的提出，为维尔比表意学实现了其意义理论的开放性，意义的解释、产生、发展、更新都是永不停止的，而母性感知正是意义运动的深层动力。

维尔比提出的母性感知确实是永远面向他者的一种感知本能，是以他者逻辑为导向，关注主体构成、自我和他者的辩证性和对话性关系（宋文，张云，2013），以解释为导向的一种意义探求方式。正如她在《我与自我》（I and Self）这篇文章中写道：

“我”的“自我”最重要的作用是为前者服务，两者共同产生、了解、熟知、美化和服务于世界的和可能的世界；我们的“自我”的使命是在差别中掌控身份的世界……“我”是一中之众，也是众中之一……每个人对“我/我们/你们/他们”这一系列指称的称呼体现出我们对宇宙秩序的感知，体现出我们精神创造潜力的感知，对价值和现实的感知，以及在此之前又在此之上，对符号及其重要

性——自然的和意图的重要性——的感知，也就是对意义的感知。

(Welby, 无日期手稿, 载于 Petrilli, 2009, pp. 607)

根据维尔比所言,“我”并非孤立于世,经由“我们”“你们”和“他们”这些他者,我(I)与自我(Self)才得以确立,从而具有无限创造潜力,具有无限感知潜力,从而拥有获取无限意义的可能性。通过“感知”,特别是通过“母性感”这一概念,维尔比表意学打开了符号学探索人类表意的无限可能性,发现了意义解释的开放性、无限性以及不断推进意义衍化的创造性。维尔比与皮尔斯一起,推动了符号学理论从符码符号学向解释符号学的转变。表意自本能开始,意义向解释敞开,向无限迈进。

引用文献:

宋文,张云(2013).探求他者:维多利亚·维尔比的表意学浅析.载于曹顺庆,赵毅衡(主编),符号与传媒,7.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

赵毅衡(2017),哲学符号学:意义世界的形成.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

Cust, E. (Ed.) (1929). *Echoes of Larger Life: A Selection from the Early Correspondence of Victoria Lady Welby*. London, UK: Jonathan Cape.

Hardwick, C. S. (1977). Introduction. In Peirce, C. S. & Welby, V. *Semiotics and Significs: The Correspondence between C. S. Peirce and Victoria Lady Welby* (C. S. Hardwick, Ed.). Bloomington, PA, and Indianapolis, I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Peirce, C. S. (1931–1958). *Collected Papers of Charles Sanders Peirce* (P. Weiss & A. W. Burks, Eds.).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Petrilli, S. & Ponzio, A. (2005). *Semiotics Unbound: Interpretive Route through the Open Network of Signs*. Toronto, CA: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Petrilli, S. (2009). *Signifying and Understanding: Reading the Works of Victoria Welby and the Signific Movement*. Berlin, DE: De Gruyter Mouton.

Richards, I. A. (1930). The Meaning of “Meaning of Meaning”. *清华学报* (第六卷), 1, 11.

Schmitz, H. W. (1985). Victoria Lady Welby’s Significs: The Origin of the Signific Movement. In *Victoria Lady Welby, Significs and Language*, ix–ccxxxv. Amsterdam, NL and Philadelphia, PA: John Benjamins.

Welby, V. (1903–1910). I and Self. In Petrilli, S. (2009). *Signifying and Understanding: Reading the Works of Victoria Welby and the Signific Movement*, 606–617, 640–670. Berlin, DE: De Gruyter Mouton.

Welby, V. (1985). June 30th. 1908. In Welby V. (1985[1911]). *Significs and Language* (H. W. Schmitz, Ed.), 243–245. Amsterdam, NL and Philadelphia, PA: John Benjamins.

Welby, V. (1983). *What is Meaning? Studies in the Development of Significance*. Reprinted

□ **符号与传媒 (19)**

of original edition, London, 1903. Amsterdam, NL and Philadelphia, PA: John Benjamins.

作者简介:

薛晨, 博士, 电子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 四川大学符号学-传媒学研究所成员, 主要研究领域为维尔比表意学理论、传播符号学。

Author:

Xue Chen, Ph. D. in literature, lecturer of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University of Electronic Science and Technology of China. Her research interests are significs and semiotics of communication.

E-mail: xuechen_1988@163.com